

頤志齋學毅自叙

學毅者取孟子書學射必志於毅也。自世儒誤於所學，擗捨章句，掇拾辭華，費日玩時，迄於無用。余甚憫焉。故輯學毅以明示準的之方也。余自少時竊嘗有志於學，久之識其坦途，循其正道，不誘於捷徑，不迷於旁門。及今年逾六旬，孜孜不已，勉摭其一得之愚，甄錄古人之言。學者以為高曾之規矩，而不敢以臆說廁其間，俾上智不至於歧趨，中材亦可以跂及。則惓惓教人之苦心，而後學所當取法也。要之聖賢之學，體用兼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修齊平治之方，莫不以學為之本。不志乎學而欲其轉移世教，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勵人材是猶變其穀而使之射未有能中者也中庸之記
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善學者紬繹是
編亦反求諸身而已矣

咸豐丁巳秋七月山陽丁晏自叙

學穀卷一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

荀子勸學篇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劉向說苑

揚子法言學行篇

揚子法言寡見篇

王充論衡

王符潛夫論

漢書藝文志

漢書董仲舒傳贊

漢書儒林傳序

後漢書鄭元傳

趙岐孟子題辭

漢藝文志中庸說

白虎通五經篇

許慎說文解字序

後漢書儒林傳序

後漢樊準勸興儒學疏

後漢尚敏陳興廣學校疏

晉葛洪抱子^補

晉王導脩學校書

晉戴邈請立學校疏

晉袁瓌請興國學疏

北魏任城王澄請脩復宗學表

魏元英請學校就郡練考奏

魏李訢求立學校書

魏高允崇建學校疏

魏劉芳崇儒尊道表

魏鄭道昭國子學堂表

魏鄭道昭文德為本表

魏鄭道昭請置國子生表

魏李崇興學校表

魏崔光請寶重墳籍補綴石經表

魏羊深請建學尊經疏

陳沈不害請立國學上書

梁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

北齊顏氏家訓勉學篇

北史儒林傳論

唐李翰通典序

唐韓愈原道

唐李翱復性書上篇

唐李翱復性書中篇

唐李翱復性書下篇

唐皮日休請立孟子為學科書

宋歐陽修吉州新學記

宋曾鞏筠州學記

宋蘇軾南安軍學記

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宋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

宋明道程子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宋伊川程子語

學穀卷二

宋朱子乞修三禮劄子

宋朱子行宮便殿奏劄

宋朱子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宋朱子瓊州學記

宋朱子韶州濂溪先生祠記

宋朱子稽古閣記

宋朱子書奏議禮律嫡孫承重新哀三年蒙後

宋朱子答劉定夫書

宋朱子論孟精義序

宋朱子論語訓蒙序

宋朱子答張敬夫說孟子疑義

宋朱子答李季章

宋朱子答呂子約

宋朱子答孫季和

宋朱子答路德章

宋朱子答張元德洽

宋朱子答林正御書

宋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宋朱子大學章句序

宋朱光庭請用經術取士疏

宋鄭耕老勸學

元程端學讀書分年日程序

元程端禮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元吳澂尚書叙錄二篇

元吳澂三禮叙錄

元金履祥尚書表注序

元虞集學校議

元虞集考試議

明宋濂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明歸有光易圖論上

明歸有光易圖論下

明歸有光易圖論後

明歸有光尚書叙錄

明歸有光孝經叙錄

明歸有光經序錄序

國朝顧炎武鈔書自序

國朝姜宸英與子姪論讀書

國朝潘耒日知錄序

國朝程晉芳正學論一

國朝程晉芳正學論二

國朝程晉芳正學論三

國朝劉開問說

國朝戴祖啓答衍善問經學書

國朝趙翼唐初三禮漢書之學論

國朝姚鼐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國朝阮元國史儒林傳序

國朝張海珊記收書目錄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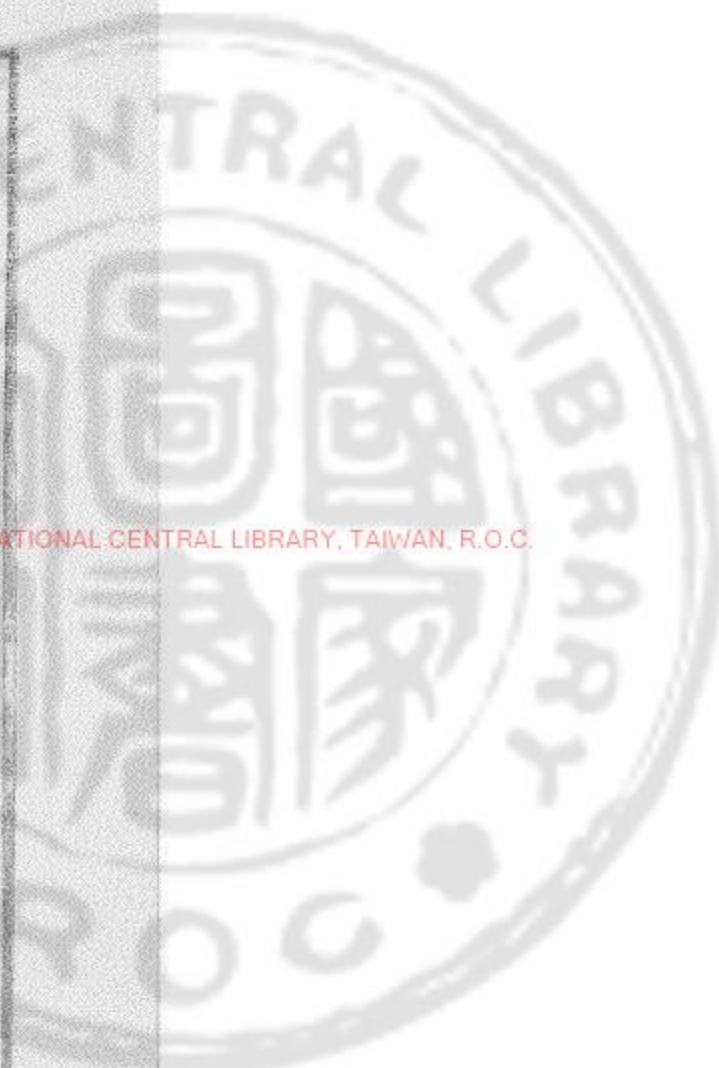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穀卷一

山陽丁晏學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嗜酤酒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三十四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功在不舍鏗而舍
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
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
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大人以
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呂氏春秋聖人生於疾學不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
有也

淮南子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

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
則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猶瞽聵之比于人也

劉向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

者如日中之陽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猶愈於

夜行公曰善哉顏之推曰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

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
學不可自棄世人始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為愚
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
如炳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也

揚子法言學行篇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

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而錯諸質

在其中矣。否則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

又寡見篇。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志者莫辯乎春秋。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悅。

王充論衡云。人生懷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別於物。今飽食快飲。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與三百保蟲。何以異乎。

王符潛夫論云。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

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乎凡人乎。君子以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明。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言與天地為終始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不。思多聞。闕疑之

義而務碎義。述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後進彌以馳逐。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董仲舒傳贊。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

儒林傳序。古之學者博學。學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後漢書鄭元傳。自秦焚六經。聖人埃滅。漢興諸儒頗脩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

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繁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趙岐孟子題辭云。論語者五經之館。鏗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漢興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

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文帝既置博士。平帝詔知論語者。駕一封駟。傳詣京師。蕭望之傳。從夏侯勝問論語。張禹傳。初元中。禹授太子論語。沛王輔。傳善說孝經。論語傳。後漢儒林傳。自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章句荀爽傳。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何休注。訓孝經。論語鄭元注。論語馬融高秀注。孝經唐書薛放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

之要道。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初論語首列學宮。光武令虎賁之士皆誦孝經。元宗親為孝經注。解是論語。孝經



漢唐固已重之。不始於宋。儒矣。又漢書河間獻王傳得古文先秦舊書。有孟子王充論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後漢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高誘正。孟子為唐志。儒家列鄭元。劉熙。孟子注。唐粹載。皮日休。請孟子為學科。書云。孟子之文。繁如經傳。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北宋仁宗嘉祐。時刻二體。篆隸石。經有孟子全文。是表。章孟子亦不自程朱始矣。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晏紫。宋程子。朱子。取禮記。中庸大。二。程子。俱有定本。朱子。又為章句。然專釋二書。不始於程。朱也。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疏一卷。玉海。載梁大同十年。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二篇。隋經籍志。有晉戴。容。張。綰。朱。異。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即。隋。志。所。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是。也。黃。氏。日。抄。云。中。庸。唐。李。翱。始。為。之。說。唐。權。載。之。文。集。明。經。禮。記。策。問。云。問。大。學。有。明。德。中。庸。有。盡。性。之。術。闕。里。宏。教。微。言。在。茲。又。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云。以。中。庸。明。誠。之。根。本。標。舉。二。書。之。微。言。權。文。公。已。發。其。端。矣。宋。儒。之。解。中。庸。大。學。者。宋。志。有。胡。瑗。中。庸。義。一。卷。皆。一。齋。書。目。有。司。馬。溫。公。中。庸。廣。義。一。卷。大。學。廣。義。一。卷。皆。



在程朱之先。蓋其書特粹。精前儒固有識之者。至程朱益加尊信。始暢發其義。別出而表。章之。爾禮記正義引鄭目錄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及作之。以昭明聖祖之義。朱子亦依鄭說。為子思作。獨謂大學作於曾子。於古無微。章句漫錄。謂大學決是子思所作。亦非。說無據。

白虎通五經篇。孔子所以定五經。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

欲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
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
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夫法文王所以演易
何文王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為人法矣己之調和陰陽
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於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
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
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
也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
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

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
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疎疏通知遠
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黃帝已來何以
言之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常也

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
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蹠

遠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昔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月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

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軍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

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

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巨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

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係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認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

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誤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曉學者達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後漢書儒林傳序云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

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
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
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
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
會諸侯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廼罷肅宗親臨稱制如
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
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
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學之宜

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
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
講朋友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
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廼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
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
各十人除郡國耆孺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
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
會之以此為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
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
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厚定蘭

臺秦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迺制為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晏案范蔚宗謂漢石經為古文篆隸三體甚誤隸釋載漢石經殘碑洪适引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書一字石經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體乃魏人所刻儒林傳非也

後漢樊準勸興儒學疏云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義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生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召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饗如振玉朝者

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
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從眾。百數。化自
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正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
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
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譽譽之
忠。習譏諛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
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
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
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
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繼其業。復

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
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後漢書本傳

漢尚敏陳興廣學校。疏云。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為人五經
不脩。世道陵遲。學校不宏。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
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
視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
叙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
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
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
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

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為名，無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難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延平元年六月袁宏後漢紀抱朴子：夫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鐘鼓，百家為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畧，旁綜河洛，晝競義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暉。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

晉王導脩學校書云：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露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賢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所以尊道而賢士也。人知士之賢，繇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舉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

君則忠用之菴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於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未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煽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

更張歎心革面鑿鑿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

晉書本傳

晉戴邈請立學校疏云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序序黉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

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鷓鴣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

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奪旗之才亦未從軍征伐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盛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

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

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晉書本傳

晉袁瓌請興國學。疏云。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宏遠。代明禮樂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籍。莫啓



有心之徒。抱志無繇。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蒞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調。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晉書本傳

北魏任城王澄請修復宗學。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祕序闕。庭無闕日。臣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

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
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學宮虛
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矜之緒於茲府將廢
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
辰於是乎在何為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
由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敕有司修復皇帝之學開
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

魏書本傳

魏元英請學校就郡練考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
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
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

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纏計習訓淹年聽受累
紀然僞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
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
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
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

校練依令黜陟

魏書本傳

魏李訢求立學校書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
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
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
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

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如於是不墜

魏書本傳

魏高允崇建學校疏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

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元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以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循名

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

魏書本傳

魏劉芳崇儒尊道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為先誠復政有質人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眾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嫩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官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

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

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

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

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以二

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

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

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注云四學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

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

帝入北學尚賢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

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並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當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魏鄭道昭國子學堂表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弦誦闕介城南太學漢魏石經邱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歎息。

有情之輩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眚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

鄭道昭文德為本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祀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

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眾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
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
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聞道義於八
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
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
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
不息而停鑿位蹕留以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
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
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
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今迄

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
不設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
陛下欽明文思元鑒洞遠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方
侯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
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立
臣學陋全經識蔽蒙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
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今迄今未蒙報
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教施行使選授
有依生奇可準

鄭道昭請置國子生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

禮風^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
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
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
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
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
生觀徒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
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

魏李崇興學校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黷兩學
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
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

久長風徽萬祀者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
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
首國無黷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
矣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
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
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
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
古徙馭崇河光宅函洛橫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
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
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

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匱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謂追隆堂講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追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邛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寤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

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寔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甯土木之功并減瑤光財瓦之力兼分石窰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

美榭高墉巖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道
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
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魏崔光請寶重墳籍補綴石經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剪
勿伐邵伯所芟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
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前始稽古易本山大
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闕實匡
張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
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
分蒙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之石理為國楷

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
而令焚荒汗毀積榛棘而弗埽為聽馳之所栖宿童豎之
所登踞者哉誠可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
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
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
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闈面接
宮廟舊校為墟子矜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京
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
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
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

發
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
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撒播麥納菽秋春相因闕生蒿
祀時致大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
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
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閭碑
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

魏羊深請建學尊經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
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
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
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

如彼薪樞固以追隆周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五武
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
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
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
然治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
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
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往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
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
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卻行以及前之燕而向
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

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
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
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
為歎息陛下中興纂歷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維文德但
禮賢崇讓之科公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
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靈貴元虛而賤儒術應氏所
以充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脩學校宣尼
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
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並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
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

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
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
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
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烟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
行

以上俱魏
書本傳

陳沈不害請立國學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
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
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
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
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

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止干
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
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
外侵姦回內曩朝聞鼓鼙夕炤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
坑夷五典九邱湮滅逾乎惟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
不脩衰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
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文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
之歎陛下繼歷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
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宏振禮樂建立
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御門子皆入於學助教博

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
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
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益官從政
有經業以治身轡駕列庭青紫捨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
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
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
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
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列深以炯戒况復江表
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宏至道甯可使元教
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

算輕獻警言伏增悚惕

陳書本傳

梁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云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歲歷縣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寧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

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章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摘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制範章條織曲執而後顯採掇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

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
頌詩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
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
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
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
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
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
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
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
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黃叔琳曰本經術以
為文非六代文士所

如世言韓退之起八代之衰亦思八代中
固有具如許眼力能為如許議論者乎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
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
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
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
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凡人
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
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
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
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

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
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
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
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
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
不燠衣靴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褥
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
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謙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
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
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

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臂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
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鴛材也有學藝者觸地
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
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
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旨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
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
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
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
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

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北史儒林傳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唯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宏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

坤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學者也

唐李翰通典序云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

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聞為廣見以異端為博聞是非紛然瀕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脩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

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為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而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

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
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
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
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
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玉猷至精至粹其道
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
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為長太息也翰嘗有
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為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
而為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也晏案此序深明
以來儒林之準則也新唐書文藝有翰傳韓
文公書張巡傳後翰以文章知名不虛也

韓愈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
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
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人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彼以煦煦為仁孳孳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為道道其
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
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
衰孔子没火于秦黃老于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仁
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

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
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
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
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
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
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

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
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
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理祭祀以長其恩愛為
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
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
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至而
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
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

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
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
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
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
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
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
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曷

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
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
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
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
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
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
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
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
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
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
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
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
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
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人大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
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李翱復性書上篇云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
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
既昏性斯匿也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
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
純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

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因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卒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大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於山非不存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

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為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

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知。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贖。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

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亦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

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世。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李翱復性書中篇云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必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己，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己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致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应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為。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也。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

之不遠矣。故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曰如生之言。修之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以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

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

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

李翱復性書下篇云。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加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

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眡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人耶。晏案韓文公原道之

說李習之復性之篇。接先聖之心。傳啓宋儒之學。統有功聖道之文也。李氏原本孟子。闡明性善之旨。較文公性有三品之說尤醇。故備錄之。

唐皮日休請立孟子為學科書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真。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

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者其不讀
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獨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
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
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
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
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
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
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
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宋歐陽脩吉州新學記云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

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
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
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
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
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
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
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
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撫盛美
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
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

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
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
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七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
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
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
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
偉闕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
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
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草
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

之勤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
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
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
之詔而息以中正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
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
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理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
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
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
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
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

以俟

宋曾鞏筠州學記云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漢出於秦
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
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
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詁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
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
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世之出
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顧
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
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

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
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
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
至於庖福庫廩各有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
墜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
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
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
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
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
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宋蘇軾南安軍學記云古之為國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探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

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焚之寄之之類是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則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眾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僅有存由此觀之以射致眾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

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
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
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熙甯詔聖以來三致
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
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
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
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
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
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
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

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
其事為詳上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從軾者三
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
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
者無媿於古而已

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云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
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
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目之耳目而適於用用
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智之所
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

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

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事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

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宋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云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無砥礪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洪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

號戾園萬目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作色引春秋而戮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尚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效也前代為學迭相師授是以前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濛唐李善精於文選為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讐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選漢書尚行教授

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切志茲說以誤朋從。至於唱導
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蘊。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
其陋。惠貺與侍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
召寘門下。樞鉉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譔述。質於大儒。
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盥披讀載。欣以拊首。見執事經國
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尚賢之素。未見執事選眾成人
之美。非夫操尚敦懿。規模宏廓。元元本本。焯見夫人。明自
乎誠。覺先於後。恤橫目之流放。勤洗心而極接。則安必度
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疆暴之間。至於廢
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

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
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
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
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
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流。其所知者。
若此。漢之士。而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
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
地。則養廉遠取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
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
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

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至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能屈彥輔之重昂碩生之業不遠百舍舍蒿萊之隱淪偈見分陰純網素之潭奧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微風

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大猷於義昊紹丕績乎衡旦斯有日天眷惟孱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參於季孟私用澡槩靈府溫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主跋斯人之蒙潤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脣以守黃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首謁敢布肝鬲復干闥侍

宋明道程子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云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矣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形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

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聚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

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自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

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郡升於

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眾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眾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

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



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伊川程子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又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嘗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又答張閔中書曰來書云易之易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

也。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學毅卷二

山陽丁晏學

宋朱子乞修三禮劉子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校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而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

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札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

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

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章甚

王懋竑曰：脩禮

劄子以去國不及上行狀本傳皆不及

朱子行宮便殿奏劄云：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

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

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

為君臣有君臣之理，為父子有父子之理，為兄弟為夫婦

為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

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
與其所當然而止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毫髮
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
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為能盡
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
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
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
為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
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耳
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

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
徃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
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
所奔走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
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
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試能監此而
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
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
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
清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

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慾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嚴寅畏常存之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

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朱子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云。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子壁中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誥。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秦誓中秦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同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

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得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

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

朱子瓊州學記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

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博至于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為盛而非後世能及也。

朱子韶州濂溪先生祠記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勝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所以天理不明。

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又云。濂溪先生著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于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于天下。朱子經史閣記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故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至

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
者若非考諸經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
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然自聖學不傳
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
書不越乎記誦誦詁文詞之間以釣名干祿而已是以天
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
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
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使二三
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
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粹真有以為讀書之地

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閤中
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
所以措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朱子稽古閣記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
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為用則人皆有之非繇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
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
禮成於禮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何哉蓋理
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
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

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為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嘆也已

陸稼書曰此一篇足破六經皆我注脚之言此是癸丑年

作又可見其晚年之論矣

朱子書奏議禮律嫡孫承重斬衰三年藁後曰準五服年

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歿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得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晏案朱子最重鄭君故儀禮經傳
詳解備載漢唐注疏其識卓矣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曷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甯煩毋畧。甯下毋高。甯淺毋深。甯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間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直是可惡。

朱子論孟精義序曰。論孟子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躑躅。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

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擴充之端夫

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人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則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

僊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
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加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
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
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
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
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
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
歸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
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
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

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

妄意其庶幾焉

陸稼書曰朱子之言如此
今人竟置注疏不讀何哉

朱子論訓蒙序曰余既序次論語精義以備觀覽暇日又
為兒輩論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為說非本為童子設也故
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
又當遍求誦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為
刪錄以成此書本之註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
音讀然後會之於諸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
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以平生所聞於師
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小大詳畧無

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曰集註。詳說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非敢為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三十餘年。材質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摭。先儒有所取舍。度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以是度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詁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獵之。以為近且卑。

也。聖人之書。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舍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為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敬之。

朱子答張敬夫說孟子疑義云。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畧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

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畧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陸稼書曰解經之法最詳朱子於前一書又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可與此段參看朱子答李季章云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己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陸書曰此因言儀禮經傳而及之其書末自言明歲已七十年則知朱子於晚歲乃倦倦於漢儒之學如此姚江之晚年稼



定論豈不誣哉程篁墩議正孔廟祀典而并黜康成亦惑於金谿一派而然耳晏案朱子年譜淳熙十六年六月十一日二月孝宗內禪子寧宗即位孝宗壽聖皇帝崩朱子奏禮律嫡有疾內禪子寧宗即位孝宗壽聖皇帝崩朱子奏禮律嫡孫承重斬哀三年劉子云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哀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代之以執喪義當然也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當復用初喪之服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庶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宋史寧宗本紀云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禮志又云紹熙五年孝宗崩皇帝以疾聽在內成服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光宗不能執喪甯宗嗣服欲大祥更服兩月監祭御史胡統言孫為祖服已過暮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中自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于宮

古孫為祖服何嘗有此禮吏部尚書葉翥等集議從胡
紘所請而朱子三年之喪在講不果行薛應旂續通鑑詔行孝
宗皇帝喪三年時朱熹在講廷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
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
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性自天易月
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布在方冊為萬
世法程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
蓋用熹言也朱子初奏時尚未見鄭君之說後見儀禮喪
服云父卒然後為祖初奏時尚未見鄭君之說後見儀禮喪
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為祖初奏時尚未見鄭君之說後見儀禮喪
國於曾祖賈疏云鄭意以父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
曾祖不取受國於祖祖薨則羣臣為廢疾必以今君受國於
商問已為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
何疑趙商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
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
喪之制未如所言三年則父在欲言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
始見疏引鄭志之說甚明故書奏藁後云向使無鄭康成
則此事終有未決斷又云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
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



無待於後人朱子晚年極重鄭君之學今之

講宋學者棄注疏而不觀非朱子之意也

朱子答呂子約云讀書只宜立下一个簡易可常底程課

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

枉費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歧亡羊者不可
不戒也陸稼書云程課只宜以程氏分年日程為式

朱子答孫季和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

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

無助也陸稼書云如沈括程大昌之徒朱子皆有取焉此朱學之所以大也

朱子答路德章云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

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思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

也

朱子答張元德洽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覆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為佳耳。陸稼書曰朱子勸人讀書成誦如此。此孰謂朱子晚年專事本體哉。

朱子答林正御書云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



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遍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朱子答張元德書云大抵讀書須且虚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背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陸稼書云此是朱子解經軒商訂癸巳論語都是此法明之先輩作經義多祖述此其制雖始於安石其體雖定于王唐瞿薛而其法實本

為朱子明乎朱子此法方為真
經義誰謂舉業盛而聖學止哉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云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
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
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
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
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其其中孟
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
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
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
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

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
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
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
至於其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
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
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
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
在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
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甯州縣三舍之法而使
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苦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

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眾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以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甯息是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甯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去罷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

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士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解額濶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藝之人而它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

獨多躁競而它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
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為先務
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
舉終場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若
千分為率而取其若干以為新額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
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
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
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
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為
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

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
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教胄子皆此意也
至於成周而法治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
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
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
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
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
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以逐州新
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明立所舉德行
人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

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
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
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
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
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
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
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
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
與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甯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
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

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
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
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
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眾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遽
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
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
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
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通也况今樂經亡而
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

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
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
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
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
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
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
闕皆不可以不之習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
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
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
故今欲以易詩書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

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
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論則分諸子為四
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
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
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
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
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
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
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
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

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近時科舉中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捏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迷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註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

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今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

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首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鉅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孰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碍，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

勅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處，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甯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

者通貫經文條陳眾說而斷以己意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它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它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革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箸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已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它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見聖賢本意與

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者師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薦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

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千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甯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

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

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入充而責以
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
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為賢良方正而其實但為記誦文詞
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
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為仕宦之捷徑而已詞
科則又習於諂誇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
所以為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
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辭而取其行義器
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庭訪以時務之要而不
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

厚簡嚴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為工武舉則亦
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
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
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為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
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遺風
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
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
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為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
取焉

朱子大學章句序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治

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悅焉以盡其加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凌風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

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

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困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宋朱光庭請用經術取士疏云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為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為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為文須

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為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論列今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為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為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同義

一第三場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己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下之所以脩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斂抑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為朝廷力言也伏望

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宋鄭耕老勸學曰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

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績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

寸積寸成尺寸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

生勉之

以閩詠曰右鄭耕老勸學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書春秋公穀為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而以易書詩周禮

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升經論語孝經為三小經余謂儀禮公穀皆不可闕當補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二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日誦三百字者更一年三四月可畢即減半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此則兩漢制也始可謂之真經術余蓋聞諸庭訓云

元程端學讀書分年日程序云今父兄之愛其子弟非不

如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豈特子弟與其師之過為

兄者自無一定可久之見。曾未讀書明理。遽使之學文。為師者雖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見。不免於阿意曲徇。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書無一種。精熟。坐失歲月。悔則已老。且始學既差。先入為主。終身陷於務外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孔子之教序。志道據德。依仁居游藝之先。周禮大司徒列六藝居六德六行之後。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今制取士。以德行為首。經術為先。詞章次之。蓋因之也。况今明經一主朱子說。使理學與舉業畢貫於一。以便志道之士。漢唐宋科目所未有也。誠千載學者之大幸。尚不自知而忍紊之邪。嗟夫。今士之讀經。

雖主朱子說。不知讀之固自有法也。讀之無法。故猶不免以語言文字求之。而為程試資也。昔胡文定公於程學盛行之時。有不絕如綫之嘆。竊恐此嘆將復見今日也。余不自揆。用敢輯為讀書分年日程。與朋友共讀。以救斯弊。蓋一本輔漢卿所粹。朱子讀書法。修之而先儒之論有裨於此者。亦間取一二焉。嗟夫。欲經之無不治理。之無不明治。道之無不通制度。之無不考古今。之無不知文詞。之無不達得諸身心者。無不可推而為天下國家用。竊意守是庶乎本末不遺。而工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未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與理相浹。靜存動察。而身與道為一。德形於言辭。

可法可傳於後較其所就豈世俗偏長一曲之學所可同日語哉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

次讀論語

次讀孟子

次讀中庸

次讀孝經刊誤

次讀易

次讀書

次讀儀禮并禮記

次讀周禮

次讀春秋經并三傳

程敬叔曰前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以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溫冊首書夜以序通倍溫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確守朱子讀書法六條

居敬持志 循序漸進 熟讀精思 虛以涵泳 切已

體察 著緊用力

大學章句或問畢

次讀論語集註

次讀孟子集註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於集註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於集註者

治周易鈔法一依古易讀之次鈔朱子本義程子傳節鈔
古注疏陸氏音義次節鈔胡庭芳附朱子語錄文集何北
山啓蒙繫辭發揮鑑集易遺說節鈔附程子語錄文集胡
雲峰易通及諸說精確有裨本義者

治尚書鈔法先手鈔全篇正文次鈔所主蔡氏傳節鈔古
注疏陸氏音義節鈔朱子語錄文集金氏表注董氏所纂
諸儒之說有裨蔡傳者

治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次鈔所主朱子傳節鈔古
注疏陸氏音義次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章者輔廣
童子問魯齋王氏詩疑辨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

治禮記鈔法先手鈔每篇正文節鈔古注附陸氏音義次
節鈔朱子儀禮經傳之相關者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
者節鈔黃氏日抄陳氏櫟詳解衛氏集解精確而有裨正
經古注疏者蓋治禮必先讀儀禮經其讀禮記綱領及先

儒諸圖及楊氏儀禮鈔於首卷

治春秋鈔法先手鈔正經次節鈔三傳胡傳之合於經之本義者又節鈔三傳胡傳之未合者附陸氏音義鈔程端學辨疑或問諸說之有裨正經者其讀春秋綱領及先儒諸圖鈔於首卷

程敬叔曰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注性理諸書確守讀書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為己之實學而不以一毫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
四書本經既明看史玩索性理

看通鑑 看通鑑及參綱目兩漢以上參看史記漢書參

唐書范氏唐鑑雖不必如讀經之徧數亦虛心反覆熟看至於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謚號世系皆當子細考求彊記又須分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諸儒好議論亦須記仍看

通鑑釋文正其音讀

晏案程氏教人看溫公通鑑本末賅備顧亭林亦有此說最為篤論綱目

一書取備流覽而已

次讀韓文先鈔讀西山文章正宗內韓文議論叙事兩體
華實兼者七十餘篇正以朱子考異亦須百篇成誦緣一
生靠此為作文骨子故也

次讀楚辭 讀楚辭正以朱子集註詳其音讀訓義須令
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

程敬叔曰性理畢次考制度每事類鈔豈可委之以為名
物度數之細而畧之乎日誠能沈潛參伍以求其故一旦
在軒殿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之謂

學作文

學文之法讀韓文更看全集選看歐陽公曾南

豐王臨川三家文體他如柳子厚文蘇明允皆不可不看

如欲叙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
書先讀真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
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
展開滂沛後欲收斂簡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
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於四書
者為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畧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
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
言書疏別等學陳利害則得矣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
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
於前但於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欲學古體制誥章表

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為式

程端禮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云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粹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為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其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

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趨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強五十篇時二百徧時自是強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

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為。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却。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

泳。之。說。如。此。所。以。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為。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墳。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骨。肋。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

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捨合來說却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元吳澂尚書叙錄云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

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頤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為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頤頤遂奉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

五篇之內者鄭元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為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以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晏案吳文正尊信今文二十八篇而以偽古文別寘於後千古卓識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又云書二十五篇晉梅頤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

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依訓肆命原

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

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

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

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晏案古經十六卷即古逸書

霸偽書也閻潛邱惠定宇辨之甚明草廬斥為偽書亦沿正義之誤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

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

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注梅頤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

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

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遠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

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並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所傳尚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頤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二十五篇體制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

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序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為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

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微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表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微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吳澂三禮叙錄云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自

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出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緒正晚年欲成其書如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彙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為萬世之闕典澂每伏讀而為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禮經僅存五易之象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文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十篇居國風雅頌典謨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史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

非所以尊經也。且於文義多有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
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為
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
實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
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
未為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
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
疏其下。脫彙之下必將有所科決別決不但如今彙本而
已。若執彙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
分古於其左也。與象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

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
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
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以望後學者哉。嗚
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激之至。愚
不肖猶幸得以私淑於其書。實受罔極之恩。善繼者卒其
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
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
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其
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
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各有義則

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之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於漢儒學者事也。徵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敦勗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徵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雷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雷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儀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

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如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已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傳十篇徵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

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雖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為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

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
書得之藏於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
秘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
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
所注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為新義
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
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舐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
冬官雖闕今仍存其目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徵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
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

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

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錢氏大昕曰漢書藝文志記百三
十一篇七子後學者所記也鄭
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
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九篇
篇合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為上下實止四十九
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之數隋志謂月令
明堂位樂記三篇為馬融所志故疑為東漢人附益不知劉
樂記二十三篇別見藝文志故疑為東漢人附益不知劉
向別錄已有四十九篇矣月令三篇小戴入之禮記而明
堂陰陽與樂記仍各自為書亦猶三年問出於荀子中庸
緇衣出於子思子其本書無妨單行也記本七十子之徒
所作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河間獻王得之大小戴各傳其
學六藝論言之當矣謂大戴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
篇小戴又刪之隋志又附益之然漢書無其事不足信也晏
陸德明引之隋志又附益之然漢書無其事不足信也晏
案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從戴德學禮記章句四十九
九篇號曰橋君學曹褒傳褒傳慶氏學禮記四十九篇
則知后蒼慶首普之傳本係四十九篇大小戴共傳其學

與別錄篇數相符非小戴刪取大戴之文西精粗雜記靡
京之傳確然可攷隋志謂季長所足安矣
有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
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
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
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
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
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
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
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章其大網存於文
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列與前所商訂

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補以它篇
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
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
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
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
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
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
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外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
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
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

問禮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有取乎非但為戴氏忠臣而已也

元金履祥尚書表注序云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

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
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古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
考古文不能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
多艱澁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
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
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字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
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
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疏
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
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大體不類西京而謂出

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
為訓解後漢始為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
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
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
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專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
為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子相望
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
作用易見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
正疑誤指其要念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
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爾履

祥繙閣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脉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為之槩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闈之外以授子姪間以示朋從之士雖為書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碍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

元虞集學校議云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以受教以至於成德達財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

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它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

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元虞集考試議云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

明宋濂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云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

之遷固蔚宗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

銘止友曾公之墓憤激於中而復繼之永嘅也公諱魯字
得之曾其氏也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
蘭君正理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
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
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
其端倪公殊不以為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
而撥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既得
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為辭章龐蔚炳朗毅然有不可
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歎曰不意
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文人行

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
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

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敬夫年十

張

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
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繭絲
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
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
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
川縣所在繹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
仍椎牛醢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凱切眾皆聳耳而聽卒

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纂脩元史
勒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於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
者不一而足其功為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
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
類禮書輿論以老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
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
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
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承
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
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

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
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
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
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
日燧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丞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
蓋日燧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懼故託脩貢
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
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
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
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

戊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
謨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
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
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
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詠歌公獨
撰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
番誦之至公獨曰此作耶音皆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
可驟至哉十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
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

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
之成立也即趣具觚翰為書戒之壬辰次石岐潭果歛衽
而逝距家纔兩驛爾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
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
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
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杖淚經紀凶事三年間
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孀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
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
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
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

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宇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耶？公屬文，不喜留槩。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辨誤藏於家。他咸未脫稿。當公脩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輒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

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

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

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為守約先生。潛邛劄記云：竊觀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畫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柢。韓柳所讀之書，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為曾侍郎志叙古人讀書為學之次第，此唐宋以來高會之規矩也。宋人傳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八歲入小學，迨於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鉤貫有先時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則三十年已辨也。自時厥後，儲峙完具，逢原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潛溪前後六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蕪廢，自少及壯，舉其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磨於制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往，交臂非故。顧欲以餘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所不能。況如僕者，流浪壯齒，沉濫俗學，侵尋四十，債耳傭目，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轍之志。則其不逮於古人也，亦已明矣。

明歸有光易圖論上云易圖非伏羲之書此邵子之學也
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
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
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
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
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
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
而行之者為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

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行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
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因重之如是而已
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
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
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
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
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
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
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
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

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圖，又填圖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圍圖。太宮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圍可方，一入於圍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行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

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行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易圖論下云：或曰：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

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象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行之者也。此孰辯其為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為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八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文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

以為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為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或曰。子以易圖為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

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舍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沈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下，軌筭占算之術，隨

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為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遠。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

以告人者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
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
庸行之間而卦文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
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
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
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
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天治之所貴者範而
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
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
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兕弓和矢

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
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
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
孔安國歆向楊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
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紛紛不定亦何足辨也王懋竑曰
直卿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銖銖比量湊
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
像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大率想
像思維比量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晏紫朱
子答汪叔耕云以太極為單傳密付之深考也晏紫朱
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為真之弊也王伯厚言程子教人
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未嘗及竊謂明代經學當以震川
為第一其不信圖書並不信古文尚書古文孝經最為卓
識朱子迷汪端明之說孝經古文與尚書古文皆後
人偽震川因朱子說而引申之真不朽之盛事也

明歸有光尚書叙錄云余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為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不賴以別其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加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於經不以相混晏案歸氏謂古

經十六篇漢世偽書此沿孔疏之誤以十六篇為張霸偽書非也漢藝文志云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析九共為十九篇故鄭君傳逸書二十四篇九共合一篇仍為十六篇此壁中真古文也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僿僿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

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
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為今文如左而存
其叙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明歸有光孝經叙錄云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
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
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並除卒以十八章為定魏
晉以後王肅章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
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
隋劉炫始有離析增行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

當時遂以為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
偽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
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
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
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勗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為
宗其後陸澄謂為非元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
官劉子元遂謂行孔廢鄭夫子元以為非鄭之注可矣因
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
子元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
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為講義而

司馬溫公指解猶專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為他國疏遠之
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
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偽因朱子刊誤多所是定今予一從
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
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
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
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
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
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
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

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鮮矣非
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
記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
擇也

明歸有光經序錄序云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
脩學好古有古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
槧版行於世又為諸經序錄凡為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
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即已知其
所以為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知於孤陋實嘉惠後
學之盛心也昔孔子脩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

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眾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注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草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是於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

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廣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行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

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地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滕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汭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國朝顧炎武鈔書鈔自序云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為儒自

先高祖為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甯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之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尚無恙先曾祖繼起為行人使嶺表而倭闖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子遺焉洎萬曆初而先祖^曾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莅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儒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為四炎武嗣祖

大學公為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為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羸膝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尚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為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篋稱為多且博矣自少為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為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為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也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

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其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之。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為人而進乎為己者也。

姜宸英與子姪論讀書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

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讀百五十字，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夏

侯氏東方先生像讚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非獨恐其務多易忘大抵古人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先如此雖欲多不得已潘耒日知錄序云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漁仲王伯厚魏

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疎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甯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迨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悶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

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
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當代
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欲推顧先生凡制度禮有
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
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
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
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
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
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
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未少從先生遊嘗授是書先生沒

復從其家求得手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攜至閩中鳩工
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
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
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先生固已言之矣異
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其用其說
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
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程晉芳正學論一曰古之學者日以智今之學者日以愚
古之學者由音釋訓詁之微漸臻於詩書禮樂廣大高明
之域今之學者瑣瑣章句至老死不休何雅俗大小之不

同也。且海內儒家昌言漢學者幾四十年矣。其大旨謂唐以前書皆寸珠尺璧無一不可貴。由唐以推之漢由漢以溯之周秦而九經史漢注疏為之根本。宋以後可置勿論也。嗚呼。為宋學者。未嘗棄漢唐也。為漢學者。獨可棄宋元以降乎。然而學士大夫相率而趨。同塗合轍。莫有異者。何也。余嘗靜而思之。有二故焉。曰天地人也。天之道氣運往復而已矣。自明中葉以後。士人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飽蠹蟬。其所教人應讀之書。往往載在文集。真所謂鄉塾小儒抱兔園冊子者。足令人噴飯也。物極則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言隻字。不問其理道如何。而皆寶而錄之。

討求而纂述之。此非往復之道乎。若夫人心之巧。則又有暗與事合者。唐以前書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瀉。水曰我所學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動人。若更浸淫於宋以來七百年之書。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難以究竟矣。是以羣居坐論。必爾雅說文玉篇廣韻諸書之相礪角也。必康成之遺言。服虔賈逵末緒之相討論也。古則古矣。不知學問之道。果遂止於是乎。又其甚者。因考據字義。而苟及於金石文字。夫金石文字之足以資助史學者。不過訂日月校職官證瑣事。而於制度云為。安危治亂之端。則其所繫者。至小。歐陽子固嘗篤好之。然亦其才加有餘。偶一苟

及耳。迨趙德甫而所見益淺矣。所為鑒古而知今畜德以致甫用者果如是而已乎。勞心終日惟外之求而茫然不知身心之所在。試之以事而顛頓失措。臨之以恐懼患難而失所操持。由其玩物喪志。在乎時故。了無歸應。曲當之具。此為儒果足為程朱。供洒掃役乎。誠使有志之士。吾知必不為俗拘。不泥古。不遺今。博學而反求。諸約養心而不蔽於欲。斯卓然為儒大宗。豈必專守一家。蒙齷齪小夫之誚哉。

程晉芳正學論二曰。有儒者。有學人。儒者不過多。而皆得其精。以內治其心。以外治其事。學人苟搜博覽靡所不通。

而以經史為歸。期適用而已。儒者學人合而為一。則為大儒。世不多覩也。國朝以來有三儒焉。曰湯文正斌。陸清獻隴。其楊文定名時。清獻之立朝治人。可以無憾。所微惜者。攻陸王太過。猶墮講學習氣也。若潛庵賓實。則昭昭乎與日月並行。玉粹金堅。吾無間然矣。而或者猶恨二公著述不多。無以輔翼經傳。夫顏淵仲弓之賢。固嘗有著述耶。必經傳輔翼而後稱賢。則匡衡馬融為賢於龔舍王烈耶。三大儒之外。有三學焉。曰處士顧亭林。黃黎洲。宗義大學士李安溪。光地安溪之學。最醇。仕太平之時事。仁聖之主。其所施行。皆有用無弊。而人不以大儒歸之者。以其

心術之微多作用也。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於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為世法。然亭林生於明末目極寬弛之弊思以嚴厲矯之說近申韓。幾不自覺使其術行必有確確不安處。幸而不試故人寶其言而要之不可盡廢在審所用之而已。黎洲於出處進退大端言之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為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此則迂生習見不宜出於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達權通變者乎。前乎三人者有程雲莊馬金正希蔡維立之師也。當時如念臺石齋輩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於禪。今其書具

在其高明廣大之識。信乎為曠世材。而舉拂清言詆譏二氏。究適依其門戶宗事儒者亦已戾其大端。賢哲不世出間一見焉而其歸也不必由川以達海。豈不重可惜乎。今之學者不必求為過高之行亦無煩多讀未見之書。惟是行己有恥自盟幽獨之中孝弟慈惠以自將希賢希聖不躡等而進則亦庶乎其可矣。

程晉芳正學論三曰夫古人為學皆以自治其身心而以應天下國家之事故處則為大儒出則為大臣未有剖事與心為二剖學與行為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真傳不顯而其學行默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修已

治人之法程功進序之方燦然大明毫釐不爽程朱諸儒亦既小試之而事無不治自是而降守其教者四百年志節功行先後相望雖其末流亦往往有迂拘濡緩之弊則學而不及者之過非前人立教者之過也我朝顏息齋目擊闖賊之亂求其故而不得乃歸咎於講學以為學者但當從事日用不得高言性命其門人李剛主力闡其傳別註四子書自謂直接孔孟望溪方氏為剛主作誌銘已詳論其弊矣近代一二儒家又以為程朱之學即禪學也人之為人情而已矣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術其理愈高其論愈嚴而其不近人情

愈甚雖日攻二氏而實則身陷其中而不覺嗟乎為斯說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禍仁義又在釋老楊墨上矣夫所謂情者何也使喜怒哀樂皆中節則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順之勿抑之則嗜慾橫決非始於情之不得已乎匡張孔馬迫於時勢而詭隨馬融蔡邕迫於威力而喪節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今士大夫偶語及講學則譁然應之曰人第一躬行為尚耳奚講之有自以為是及退而察其所存行則無一事可質之人者此又何說沿至魏晉之際禮法蕩然而士大夫猶有持清議維名教者孰是振靡起衰一反流俗之謬而還之醇樸乎

劉開問說云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書不云乎好問則裕孟子論求放心而並稱曰學問之道學即繼以問也子思言尊德性而歸於道問學問莫先於學也古之人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

蕘之微先民詢之舜以天子而詢於匹夫以大知而察及邇言非苟為謙誠取善之宏也三代以下有學而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理相咨訪孜孜焉唯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况流俗乎是已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強以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唯師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甯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為害於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

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也馬詢天下之異文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已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之由乎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也。非。謂。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而。好。非。古。人。之。好。也。不。能。問。宜。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之。所。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周。禮。外。朝。以。詢。萬。民。國。之。政。事。尚。問。及。庶。人。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不。恥。下。問。夫。子。賢。之。古。人。以。問。為。美。德。後。之。君。子。以。問。為。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而。後。世。且。行。之。不。以。為。恥。者。多。矣。悲。夫。

戴祖啓答衍善問經學書云汝欲知經學之說乎今之經學非古之經學也學經必暗誦五經之正文潛玩功令所立之註訓旁及諸家漸有必得反之身心體究親切措之民物實可施行一言而獲終身之益一句而尋無窮之味日就月將心醉神化夫然故觀其容貌則冲和靜重可望而知也察其氣質則溫良恭儉可樂而玩也稽其行事則

中正平易可述而知也。誦其文詞則淵懿樸茂可愛而傳也。施之天下國家則明通公溥不習而無不利也。功烈於是乎出。忠孝廉恥於是乎生。文章於是乎根深而祇固。古之學經者如此。今之經學則不然。六經之本文不必上口。諸家之義訓無所動心。所習者爾雅說文之業。所證者山經地志之書。相逐以名相高以聲相辨以無窮其實。身心不待此而治也。天下國家不待此而理也。及其英華既竭。精力消耗。珠本無有。櫝亦見還。則茫然與不學之人同耳。吾家東原益痛悔之。晚嬰末疾。自京師與余書曰。生平所記都茫如隔世。惟義理可以養心耳。又云。吾向所著書強

半為人竊取。不知學有心得者。公諧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也。世俗之士。方沒溺於科舉之文。藉聖經為禽貲等古字。於蟲書陋方不堪。故吾於上所云亦兼有取。蓋今之所謂漢學亦古三物教民之一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遺。雖不能備。或亦庶幾要在善學之而已。今海內之所羣推者。抱經盧學士辛楣。錢少詹事。此兩公者。能兼今人之所專。而亦不悖於古之正傳。故為獨出而辛楣於諸經列史古文詞詩賦有韻四六駢體皆精。天文地理算術國家之典世務之宜。問焉而不窮索也。而皆獲可謂當代鴻博大儒矣。汝即師之。但當一心委命。必有所開。偃鼠飲河不過

滿腹其當看之書及當識之人另開在別幅噫古無所謂
理學也。經學而已矣。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興立成於詩於
禮於樂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在是即程子得不傳之學
亦祇於遺經之中不能理於經素不能經於理虛於是乎
兩無成焉。末學支離禪言幻渺汝小子其慎之哉。

趙翼唐初三禮漢書之學論云六朝人最重三禮之學唐
初猶然。張士衡從劉軌思授毛詩周禮又重。熊安劉焯授
禮記皆精究大義當時受其業者推賈公彥。士衡公彥撰

周禮義疏五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公彥子大隱亦傳其業
又有李元植從公彥授禮學撰三禮音義行於世。公彥王

恭精三禮別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王達皆當世大儒每

講必編舉先儒義而暢恭所說。孔穎達傳王元感嘗撰禮記繩

愆徐堅劉知幾等深歎賞之。元感傳王方慶尤精三禮學者

有所咨質必究其微門人次為雜禮答問。方慶傳他如褚元

量韋道高仲舒唐休璟蘇安恒皆精三禮見各本傳今諸

儒論著見於新舊書者如王方慶張齊賢論每月皆告朔

之說。舊方慶傳王元感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張柬之以

二十五月一本鄭康成說一本王肅說也。舊東之傳史元

燦議禘祫三年五年之別。韋縉傳朱子奢議七廟九廟之制

子奢傳韋萬石沈伯儀元萬頃盧履冰等議郊丘明堂之配

沈伯儀傳皆各有據依不同勦說其據以論列時政者如盧履冰元行冲論父在為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論陵廟日祭之非康子元駁許敬宗先燔柴而後祭之非黎幹駁歸崇敬請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紹蔣欽緒褚元量駁祝欽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陳貞符論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廟四時享祭之非皆見各本傳李淳風辨太微之神不可為天見蕭德言傳韋述議堂媿舅不宜服見韋縉傳無不援引該博證辨確切可為千百世之準其後元行冲奉詔用魏徵類禮列於經與諸儒作疏成五十篇將立之學官為張說所阻行冲又著論辨之大歷中^尚有仲子陵袁彝

韋彤韋莖以禮名其家學此可見唐人之究心三禮考古義以斷時政務為有用之學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自隋時蕭該精漢書嘗撰漢書音

義為當時所貴^該傳包愷亦精漢書世之為漢書學者以蕭

包二家為宗^愷傳劉臻精於兩漢書人稱為漢聖^臻又有張

冲撰漢書音義十二卷于仲文撰漢書刊繁三十卷是漢書之學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為業顏師古為太子承乾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秘閣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邛明班孟堅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漢書決疑師古多取其義比顏注漢書至今奉為準

的者也師古傳房元齡以其文繁難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

四十卷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

十卷秦景通與弟暉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

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為無法又有劉納言亦以漢書名家

敬播姚思廉少受漢書學於其父察思廉傳思廉之孫班以

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其姓氏攘為已

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其家學姚璿傳又顧允

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允傳李善撰漢書辨惑三十卷善傳王

方慶嘗就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官方慶仍隨之卒

業方慶傳他如郝處俊好讀漢書能暗誦處俊傳斐炎亦好左

氏傳漢書奕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不敢以

意為穿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選之學亦自蕭該撰音

義始入唐則曹憲撰文選音義最為世所重江淮間為選

學者悉本之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由

是其學大行淹羅各撰文選音義行義善撰文選註解六

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選者以善本為

起杜甫詩亦有熟精文選理之句此則僅詞章之祖而未

可與經史根柢之學並論者矣

姚蘓安慶府重修儒學記云古有成均鄉黨州閭之學而

無祀先師之廟釋奠則於學設席以祭祭而轍微之後世學

廢而孔子之廟興至宋乃因廟為學自元明至 國朝悉
因其制觀仰聖人以啓學者效法之思制異於先王而意
未嘗不合也安慶府治始於南宋嘉定年黃勉齋先生之
所營建意此府學之興亦必始勉齋矣恭維我 列

聖御宇以朱子之學訓示而勉齋朱子之高第也其守此
此郡以朱子之學教於一方雖當時支撐江淮戎馬之間
不竟其志事而其意可思也昔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
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
出超絕之姿而不免賢智者之過及其徒沿而甚之乃有
猖狂妄行為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為善也

近時陽明之談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稍有志於勤學法古
之美則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
駁難猥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藩其識解更卑
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豈非今日之患哉安慶府學歷
代屢有損壞修復今某來撫此土又值其年久功敝乃合
官民計量出財而修之自嘉慶十三年某月起工至次年
某月畢工用銀一萬幾千幾百兩自大成殿外及門廡階
砌及旁附祠廡不整飭吏民請紀其事余幸當海宇清晏
庠序大興之日臨勉齋之舊治仰企勉齋道德渺不可追
惟近推 聖天子崇教之心而遠循朱子勉齋之舊訓

願諸生入是學者一遵程朱之法以是為學毋遷異說至其修建興革之細碎者則不足載云

阮元國史儒林傳序云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而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儒師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棄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

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人賞流迄乎魏晉儒風益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元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偽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

異後人。創分而闇。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啟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戶分歧。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名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朝

列聖

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

聖學所指。海內嚮風。

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

迨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

等沿前明。姚江之派。陸隴其。陸世儀等。始專守朱子。辨偽得真。高愈。張履祥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顧炎武。閻若璩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闡然自修。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

皇上繼

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

矣。安能升堂入室乎。學者求道。太高。卑視。淺近。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

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大或踰閑，小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緝儒傳，未敢區分門徑，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為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今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張海珊記收書目錄後云：嗚呼斯文興喪之故，雖曰天也，抑豈不以人哉！自漢氏後二千餘年，儒林文苑相望如漢魏之文章，騷賦唐之詩，宋元之經學，雖其間遞興遞衰，而莫不各有一時好尚，以成其所學之盛。顧學者則古昔稱

先王則惟有宋人之學為能直接三代聖賢統緒，而列代不得與焉。修己治人之要，聖經賢傳之蘊，已發者無不明，未發者無不發，而異端之徒與夫功利詞章之習，亦遂迅掃退聽，而不敢與斯文之事。士生其後，得有所持循，而不惑何其幸也！我國家承明後，國初諸儒頗亦稱盛，而竹垞西河之徒，輒挾其泛濫之所得，集矢於紫陽談文，辰推卦氣，而大易寡過之旨，晦守毛序，擯三家而詩人逆志之義，乖專小學於六書訓故，而以聖門孝弟謹信之成法為不足講，歸學庸於小戴，而以知本復性之實學為不必求。自時厥後，談經訓者遂分漢宋門戶，益浸淫至今日而

其禍烈矣。穿鑿於故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拾前人之唾餘，謬述為家法，乃進詢以本經之大義，則瞽然莫知也。於是鄙躬行為陳言，斥廉恥為小節，唯知嗜貨利，競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支之要。班氏所呼為利祿之途，然者豈不信歟？夫漢人功誠不可沒，然固以其抱殘守缺而有以待乎後之人，是故宋人之功，漢人之功也。尊宋乃以尊漢也。譬之稽田，漢任其開墾，而宋任其斂獲，今乃舍粒食之功而鹵莽滅裂，日求所為開墾者，事之亦可怪甚矣。海珊自十八七八歲始知誦讀，家無書籍，稍稍從客購取，則宋人著作價值極廉，而時賢解經之書，往往兼

金不能得，自某年迄某年，約所收數百卷，皆賈人之以為陳年故紙而無人過問者也。嗚呼！誰生厲階，浸昌浸熾，而致此燎原之勢，則信乎俗學功利之習深錮於人心。故一唱而和者易，眾惟其有，以便人之私也。抑天人之際，盛衰之循環，要有不得不然者歟？聊志於此，以為自厲之道云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